

Die 六人 Sechs

〔德〕鲁多尔夫·洛克尔 著
傅惟慈 译

六条路通向这座斯芬克司巨像
六条从异国来的路 汇聚在这里
为了同一目标

Rudolf Rocker

六人

Die Sechs

〔德〕鲁多尔夫·洛克尔 著
傅惟慈 译

图书代号: SK3N1120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六人 / (德) 鲁多尔夫·洛克尔; 傅惟慈译. 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1

(希腊小庙丛书)

ISBN 7-5613-2717-X

I. 六… II. ①鲁…②傅… III. 长篇小说 - 德国 - 现代 IV. I51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00161 号

书 名 六人

著 者 [德] 鲁多尔夫·洛克尔

译 者 傅惟慈

责任编辑 周 宏

特约编辑 黄国弋

装帧设计 徐徐书装

出版发行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址 西安市南郊吴家坟 邮政编码: 710062

电话 (029) 5233753 5307846

(029) 5251046 (传真)

开户行 西安工行小寨分理处

帐号 216-144610-44-815

印 刷 北京长宁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32 开 (850×1168)

7 印张 110 千字

印 数 1-7000

定 价 16.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鲁多尔夫·洛克 (Rudolf Rocker, 1873 - 1958),
作家, 演说家, 工团主义运动的领导者和精神
领袖。本书是根据他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英
国某集中营里的几篇讲演稿而写成。

走老路 得新果

(代序)

沈昌文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三联书店出版业务独立经营在望，是为一大喜事。然而大喜之中，亦有深忧存焉。忧从何来？用我当时一句不入流的话来说：殖民地已经分割完了！盖中国的出版业是讲专业分工的，到八十年代中期，专业已经分配殆尽。你又不是某个部委的出版社，毫无行政优势可言，除去找点残羹余沥，还有什么可做呢？要不，真如列宁当年所言，要求重新分割殖民地，这就要引起世界大战。我自忖，既没资格说这豪言壮语，更不配去干此类壮举。

三联书店的渊源肇自三十年代，不是有光荣传统可以凭借？此语不假。但等到我们这一代管事，细读前辈大作，深感这传统源于革命，即向反动统治者展开无情

斗争。这种资源自然宝贵，但今天如何学习？愚鲁如我者，怎么也想不出如何把这经验加以“活学活用”，除非生搬硬套，那只能犯错误。

万般无奈之际，幸得高人指点，说是上海当年的进步出版界，资源并未耗尽，你们不妨开阔思路，广泛留意一下。于是找文化生活出版社、平明出版社、开明书店等出的书来读，把巴金等老人的著译重温一过，又把叶灵凤、曹聚仁、黄裳、陈原诸位写的书话好好复习，这一来，思路果然开阔了。在这基础上，产生了不少选题，有的是旧籍重印，有的是在旧路指引下另觅新径。其中一个主要收获是打出了“文化生活译丛”等几批书。这类书的特征是既具思想性又有可读性。例如房龙的那些书，一本《宽容》出来，一印便是十五万册。那是完完全全找的旧选题，只是重加翻译而已。循旧路而觅新书的如保加利亚学者写的《情爱论》，居然陆续印了一百多万册。这真正是救了我们一命。现在房龙书的中译本多得可说成河，追本溯源，还得感谢四十年代那些老文人的引荐。

我们那时特别欣赏巴金老人的译品。他特别善于如我们今天所说的，将思想性和可读性完美结合在一起。这自然得力于前辈思想既新腹笥又广，特别是所读西籍极多，因而采择得体。我想起一位三联女前辈同我说

过，她们当年读巴老所译屠格涅夫的《门槛》如何感动，因而更加坚定参加革命的信心。循此线索，重印了巴老译的妃格念尔回忆录《狱中二十年》等书。重印之余，又想到续译或重译过去的优秀译品。于是设法找到妃格念尔的《狱中二十年》上卷《俄罗斯的暗夜》，央谢翰如教授精心译出，收入《文化生活译丛》。巴老译的《六人》重印一过以后，很受欢迎，极想找寻原书，加插图重印乃至重译（巴老原来是从英文转译的）。但是这本德文书终未找到，在巴老捐献给北图的藏书中也未发现，这是我直到退休的一大心事。这辈子，工作上生活上的憾事极多，如我等志大才疏之辈，大抵只得在退休之后徒呼负负，如是而已。某日无意中与青年学人王瑞智兄说起当年编《六人》的这一憾事，方知王君早已醉心此书，并也正在寻觅原书。未久得告，原文书已找到，并倩名翻译家傅惟慈先生译出。我多年没办到的事，今日之才人竟然不化多少时日就一一办成，这也就说明现在出版工作开放改革的成果了。

我不想在这里推介《六人》的内容和译笔，因为我不是学问家，这工作要请胜任的人来做。但作为一个普通读者，当年一读此书，即已震撼。我们的社会里，历来太少浮士德、唐·璜、唐·吉珂德之类人物，他们虽然看来拙笨，其实社会之进步，端赖此类拙者。洛克尔

将这西方的六种典型结合在一起，顿生新意。我感谢巴老为我们书商指点门径。

王瑞智此刻也业书商，与我同流。其实他是学者，只是种种历史因缘致此而已。这也好，有了他这类有才干学识的人加入书商队伍，我们今天就可以多读到一些好书了。十分感谢！

2003年11月

目 录

第一条路	3
第二条路	31
第三条路	63
第四条路	91
第五条路	125
第六条路	155
觉 醒	187

天空是灰暗的，大漠苍茫。棕色的沙碛上匍匐着一座黝黑的大理石斯芬克司，眼睛凝视着荒寂的远方国土。

它的目光里既没有恨，也没有爱，幽深迷离，仿佛正浸沉在酣梦中。冷傲的嘴唇缄默无言，唇边浮现着一丝永恒沉默的微笑。

六条路通向这座斯芬克司巨像。六条从异国来的路，汇聚在这里，为了同一目标。

每一条路上都有一个流浪者彳亍前进，背负着命运的严酷诅咒，额头为某一奇异力量的巨掌刻划上印记。他们一步步走向这一隐约浮现在天边的遥远世界。这个世界在空间上远隔万里，但在他们心灵上却近在咫尺。

第一条路

这座城市静静地憩息在坡度平缓的群山中。古老的雉堞被落日的金色光辉映得通红。大街小巷深锁在塔楼高耸的宽厚城墙里。这些街道纵横交错、杂乱无章，有如迷宫。每一条小巷仿佛都暗藏着某种秘密。对于陌生的来客来说，想要破解这种秘密是极其困难的。在幽暗的角落里，在尖顶山墙的老宅的灰色悬楼下，隐伏着早已被时间遗忘的陈年往事。

市场上古老的井泉仍如既往，低声鸣溅着。寂静的广场——如今它似乎已经被人们遗弃了——笼罩在一座古老教堂投掷下的巨大阴影里。只有一个枯槁、瘦小的母亲正孤独地站在井泉旁边；她在追思那一去不复返的消逝岁月。

春天突然降临大地，漫长冬日的严酷专政一下子被推翻了。阳光灿烂的天空和乍放新绿的草地、河谷，在

复活节最初降临的日子里，把人们吸引到郊外去。欢乐的人群自由自在地在明媚的、暖洋洋的春光里跳跃、游荡；春日的艳阳把所有那些使人们心灵冻结住的东西融化了。年轻的和年老的，大人和孩子，所有的人今天都走到野外来，他们要把蒙住自己灵魂的灰尘抖掉，要让别人看到，灰暗、单调的阴郁冬日并没有使他们受到丝毫损害。



暮色逐渐降临，温暖的空气里响起庄严肃穆的钟声，提醒城市中的居民应该回家去了。于是欢乐的人群带着花朵和绿叶编织的花束涌进城门，空中回荡着他们欢乐的歌声。转瞬间，古老的街巷中充满人群喧笑和话语声。人人舒适、安详，心情愉快，悠闲地向各自家中走去。等到暮色越来越深的时候，街头巷尾的喧闹声也逐渐安静下来。

落日的余辉早已消失，温暖的春夜用它的羽翼无声地覆盖上寂无人迹的街道，只有月亮照耀着这座城市，发出奇异的闪光。

一扇扇小窗户里的灯光渐次熄灭了。在这寂静的暗夜里，只有个别人家还闪烁着孤寂的光亮。也许那一家人正有人生病，在痛苦中挣扎；也说不定人已垂死，正把自己疲倦的灵魂交付给上帝。

一幢幢沉睡的房屋笼罩在深沉、肃穆的宁静里，只

有大教堂古钟的庄严钟声和守夜人警觉的号角时而打破了夜空的寂静。

在这座沉睡的城市中心有一块稍微隆起一些的高地，高地上伫立着一座壮丽的老屋，同四周的房子比起来，它显得更加奇特，更加古老。这座房子的顶层是一间塔楼似的屋子，在屋子的歌特式窄窗前坐着一个白发苍苍、长须飘拂的老人。他正神情呆滞地望着窗外远处，目光越过了在月光下闪烁着绿辉的一幢幢老房的屋脊。

屋子正中摆着一张笨重的橡木书案，书案上凌乱地堆集着书籍、文稿。沿着色彩褪尽的四壁是长长的条案，案子上摆着稀奇古怪的标本和形状奇特的仪器。一盏极富艺术性的油灯射出的光线非常微弱，无法照亮室内幽暗的角落。

老人姿态疲惫地用手拂了拂遮住前额的头发，沉思地喃喃自语：

“现在一切又像坟墓似地静寂了。在进入梦乡的人们的头顶上亘古至今仍然覆盖无边无际的穹苍，数不尽的星球按照自己的轨道不停地运转。——心境平和、不被噩梦惊扰的睡眠是多么幸福啊！有谁能享受这种酣睡呢？生活中只关注眼前的一些小小需求，从不想搭建通往永恒的桥梁，这样的人真有福气！造物主没有赋予他们争强斗胜的性格，要使他们失去心理平衡并不容易。

因此他们也不会受到难忍难熬的折磨，免遭欲求难达之苦。只有个别人才备受煎熬，欲望像只小虫始终咬着他心灵不放。

“如今又到了这样一个时节：深奥莫测的大自然正处于‘再生’的阵痛中，新生命正从千百万源泉中以纷繁的新形体迸发出来，我的欲求像是蕴积在血液中的慢性毒药，也开始蠢动了。直待春季缓缓过去，夏秋两季也悄然消逝，严寒凛冽的冬日重又把万物裹在它的尸衣里。那时这一陈旧的游戏才又重新开始。但是谁能探知这一永恒的成长与消逝的奥妙意义呢？生与死这样奇怪地彼此交织着，每一次终结永远孕育着新生？

“在事物衍化的大循环中，死亡真的是终结呢，还是仅仅是一个新的开端？抑或同时是终结和开始？已经过去的和即将产生的，二者的分界线究竟在哪里？宇宙万物从何而生？终极根源又是什么？

“我越是研究这一幽暗的奥秘，越感觉自己不了解自己。我对自身存在有一种神秘的恐惧感；它形体俱存，却有如一个谜，正像无限空间的沉默无言的永恒一样，使我望而生畏。

“我们从何处来，我们将走向何处？当我母亲因为准备诞生一个新生命而身怀六甲之前，难道我就已经存在了吗？有一天，当我存在的最后的火花像熄灭的火焰



一样最终暗淡下去以后，我继续存在吗？

“我们身上带着那么多奥秘、莫解的东西，深藏在我们灵魂深处，从来不浮现到表面显露出来。我们彼此述说一些日常琐事、微不足道的烦心事和极其偶然享受到的一点喜悦，但是我们谈得都不深，几乎像是无意识摆出来的一个机械性姿势，深藏在心坎里的东西是不肯表露出来的，它们喑哑地、神秘地埋在灵魂深处，那里，幽暗的原始力量默默地反复循环，从不暴露到光天化日之下。

“是的，沉睡在心灵最深处的是那些沉重的、陌生的东西。每一次，当一个半吞半吐的声音无意中从肺腑里冒出来，当紧闭的双唇奋力想说出话语时，那深藏不露的思想总是被卡在喉咙里。另外，在我们心灵深处还有一堵根深蒂固的高墙，那是我们在彼此之间、在人与人之间树立起来的。我们自身的无比孤独和无名渴望只能在高墙的阴影里孑然独行。最隐秘的、埋藏最深的东西从来不向我们显示；它们对外部也是躲躲闪闪，避之惟恐不及。即使在两性炽燃的烈火中，肉体同肉体颤抖着彼此依偎，两个灵魂在眩晕的激情中似乎已经融化到一起，也总是有某一陌生的东西隐伏在感情背后，默默地窥伺着，以防把每一句话说出口，叫最深的、最令人畏惧的欲念得到满足。甚至在爱情浸沉在最高潮的时

候，思想深处仍然有一个带威胁性的谜样的东西在半睡半醒地监视着。谁知道那是什么呢？

“确实如此。如果有这样一个机会，能够去看看造物主的作坊，了解一下万物的开始和终结，我们就会明白，在环绕着我头脑的那道墙壁后面究竟藏着什么了。不然的话，我们迟钝的思想只是在墙壁中狭小的空间里东突西撞，总有一个我们从未意识到的东西躲藏在暗处。如果有这种机会，生命的意义就不再是一本未开启的书本了。——咳！这种苦思苦想什么用？我们只不过是些渺小可怜的人，思想只能盯住事物的外相。当我们自以为明白了事物真相的时候，实际上仍然是最愚昧无知的。

“多少这样令人忐忑不安的漫漫长夜中，我坐在凄冷的屋子里，困顿的脑子里反复思考有关宇宙万物的各种问题，一直希望把事情搞出个头绪，叫自己从痛苦折磨中解脱出来。

“我能获得解脱吗？啊，仁慈的圣处女啊，你是圣洁的，万人为你祝福，你在天上上帝宝座左右翱翔。救世主从你的圣体中诞生，把世人从罪孽中解救出来。但是拯救我的救世主却好像并未诞生，因为没有人救助我，熄灭我胸中燃烧着的热切渴望的烈火。

“啊！把一个人从微小的罪恶中解救出来倒是易

